

新續渭南縣志

一
函十冊

新續渭南縣志卷十上

明

虞衡郎中劉公墓誌

康海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澄城人也有爲萬戶侯者不知幾世祖遷居渭南故世爲渭南人高祖敬祖生儀國初舉賢良爲閬中簿生子鎬鎬生隆字文盛景泰庚午舉人官至濟甯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甯而君少有異質見者莫不以爲奇君益危襟正色無所動成化乙酉濟甯公命從士人王寵受小學卽知灑掃應對之節濟甯公以爲可教也遂盡從寵所學比濟甯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

至奇之以爲渭南縣諸生明年考渭南諸生則考君置第一補廩膳由是君騰聲關輔間一時藩臬鉅公過皆求試之故聲益揚關輔士皆固以爲不如君也曩予見吏部尙書許公言爲御史時嘗以喜雨及明皇幾致刑措二論試君甚嘉此蓋其實事云然兩試甲午丁酉皆不利後浮梁戴先生來提學重以君文爲奇謂君必首舉鄉試明年庚子果中高第會試又屢不利乃思卒業大學益爲瓊臺邱先生京口費先生所稱許而又屢不利故至弘治癸丑始舉進士猶有例得依親君歸甫三月以爲母任夫人旣不幸卒當承事濟甯公而濟甯公忽遘疾不起君哀毀踰禮

聞者莫不傷之丙辰冬十月拜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廩兼收放張家灣磚廠料而二廠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又習近京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有其道云爾予舊見邃菴先生通州改建磚廠記言君以舊廠去河五六里舟不能達磚至又顧車轉般每萬計費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鎔銖而蒞事者則每制於法比牽于毀譽安常習怠以爲通患其有能深慮却顧爲斯人圖便安者蓋寡矣磚自始陶至輸所費已不貲又至轉般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中人之產萬萬計之當若何以歲繼歲積而計之當若何予固以爲名言夫士以牽

于毀譽不爲其當爲者何可勝道君之所爲與遂菴之所
道安得使天下人人見之庶幾乎可以興懦而起武使民
恆得錙銖之寬豈不快邪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荆
州抽分滌弊正理毋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戶部尙書以
爲廉直爾尋陞營繕員外郎命脩秦簡王園能以禮裁抑
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昌言正誼詳見家傳中今聞之尙凜
凜云還提督神木五廠尋又陞虞衡郎中提督盛甲廠未
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免喪也爲緝事者言收君錦
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成詔免爲庶人瑾旣誅始復虞衡
郎中致仕徜徉爲樂纔八年爾面又痿痺不履明年乙亥

夏四月庚戌卒矣生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有九配
王氏德宜於君君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少甦及卒之
前日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
所以處乎其內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早死
惟時免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辛市先營
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爲君所遺命於戲君英毅豪爽
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正如是豈非斯人之不
幸彼僥倖污穢乖刺不道者方且指而議之謂君爲愚而
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侔也又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

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
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能歸君爲置棺歸之至於成事此
貴人所易忽忘故吾猶及之是以使人矚君之細矣甲戌
冬暮予如渭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如渥丹聽其言論
侃然古今之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
而求諸已病者厯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
方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戲傷哉銘
曰云云

重修縣城記

薛騰蛟

邑人

嘉靖乙卯冬十二月壬寅地震關河之間夷城以十數渭

南爲甚明年知縣李君希雒始創爲城西北維舊址東辟
十丈南辟十丈北自湧泉以東辟四丈厥基三丈厥崇二
丈七尺爲臺門三飛樓三已乃議甄睥睨城敵臺砌水道
會被徵輟嗣是以來十有五年不復增修漸就頽圯將無
以禦侮識者憂之隆慶元年九月狄殲石州關中西北邊
狄於是巡撫都御史楊公巍乃始下令督修州縣城池諭
以禍福會遷去不果明年總督軍務侍郎王公崇古巡撫
都御史張公社復申前議下其事於兵備副使范公懋和
范公下府縣議丈尺度高卑揣厚薄計工役估財用又踰
年厥有定程知縣梁君許乃始布令鳩工用田賦出夫萬

人立百夫長百人隸之以縣丞董道南主簿郭賓興典史
梁選教諭傅祿分督之梁君統涖之增高培薄厥崇三丈
四面齊同基廣四丈顛廣二丈輒之增角樓四敵臺十二
睥睨水道悉以輒其費取諸修城之版闕塹一丈五尺廣
倍之城最周廻七里三百二十四步工始於隆慶三年八
月訖於明年二月薛騰蛟曰城工之畢也梁君招河南按
察使孫君一正四川按察副使南君軒與余登焉雄偉險
固屹然關中之巨防也余三人咸歸功於梁君梁君曰始
予之經營也登城而望見東隅阜高於城且逼乃令取土
於東南隅城稍增於他處又見西南隅亦有微阜爲取平

焉守以人和庶其永賴也夫梁君又曰予顧見潛水且齧城可築堤以衛之不乃浚河使北注他日百夫長張輔忠等請刻石紀事余爲紀其梗槩如此

重修文廟記

翰林院
唐汝楫
蘭溪人
修撰

渭南廟學舊矣嘉靖乙卯冬全陝地震而渭罹禍尤烈萬宇顛頽廟學傾圯維時太原李君以才推宰其地至則恤恤然還定安集之民若更生乃載瞻學宮而嘆喟焉曰人有甯君聖靈何妥會憲副邑人姜泉南公亟以是請遂相與決謀經始程工庀材工方興而李君尋以徵牒行矣明年成安王君代之南公則又相與原本李君之意圖就厥

緒鳩工經始乃作文廟作明倫堂廟堂階阼而祠齋廨舍
庖庫廩廩悉以序爲之於是斲刻丹雘之飾視昔益完美
而絃誦詩書于戈羽籥之教亦秩乎興焉王君曰是不可
無紀屬李君狀其事以授史氏楫云是役也厥惟南公力
哉當是時公私告匱費罔攸措微南公首輸金粟若干以
倡赴義者工曷能舉至出所貯張氏寄金事猶爲可異張
氏公同里也因寇攘肆行潛以金三百五十兩爲托未幾
張及子相繼歿金無所歸公曰計學宮需數尙未贏也吾
其以是金足之於是有司及師生咸誦義不置謂公悉心
風化之舉固爾而其操節皦皦不緇亦可槩睹楫竊有感

焉夫世之培貲徇貨冒猥忘廉迹其心異於入市攫金者
幾希顧肯不苟得於人所不及知者若是哉卽有治身齟
簿而纖嗇鄙陋厘厘拔一毛而弗爲孰能捐不貲之費以
事迂緩之役也哉琳宮梵宇禱祠土木視膏脂如泥沙以
徼冥福知以興學造士爲務者又幾何人哉噫嗜慾之陷
溺人心也久矣爾多士尙致審於義利之辨乎夫義爲天
理之公利爲人心之私勢若冰炭辨之易矣然其無所爲
而爲爲義以有所爲而爲爲利則所爲利者又豈特名位
貨殖已哉噫茲其爲辨也間不容髮故一介不取祿以天
下而弗顧非以納交要譽也凡以自盡其性自立其命焉

耳聖遠教湮人慾湍決然而立人之道則有亘古未泯者
其根於天理所存發於良心之不容已皆足以廉頑敦薄
挽頽俗匡世教矣多士辨之析幾於毫釐黽勉於克復凡
吾所求皆公共天地萬物之具而絕去適己自便之圖進
而君安治隆澤流黎庶退而淑其身人師其德生昭義聞
沒不得而朽焉庶其踐聖訓翼皇極以無負於作人之功
南公由禮曹歷郡牧臬憲所至介潔明作功望茂宣是烏
足以增美南公特其無所爲而爲之心則得義體之眞賢
聖之基業也楫因以表之蓋望來者以南公不徒以南公
告來者也茲石也其樹聲章化之坊乎是爲記

尊經閣記

南軒邑人

渭南儒學故有尊經閣在明倫堂後按志創於洪武初拓於成化間云嘉靖乙卯地大震學宇盡圯是後賢令繼修凡殿廡堂門咸漸新如制顧獨閣闕焉隆慶戊辰梁侯至詢故飭典亟思興廢會民憊財絀未暇也越二年庚午惠孚教洽乃羣弟子之英於學舍躬臨考成焉顧瞻閣址嘆曰學能不尊經邪閣安可闕也遂出贖鍰構材鳩工踰月而閣成閣凡四楹下環以廊上爲閣道重簷迴櫺視昔益亢爽恢廓矣於是文學輩率諸生謁記渭上子且問尊經之說渭上子曰六經聖人傳心之典尊經者當求諸心也

先正發之詳矣余復何言顧今士風日漓實效日遠余不
無餘慨者聞之經者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是
故道體於身措於天下一時行之萬世不易者謂之經反
是則僻且怪矣僻則不通怪則駭其能可久可大否邪乃
今之士能文詞者噴英摘華無當理道談心學者飫醇探
鬱無裨實用其不流於僻且怪者幾希嘗稽三代之學皆
以明倫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當是時人無異行家無異言
有六經之實無其名六經之名自孔子刪述始孔子存聖
典以黜邪說且曰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至黷魯道之
衰則又徵諸少長之斷斷余故知尊經在明倫明倫在躬

行所謂體于一身措于天下行之一時萬世不易者也豈以文詞彰以心性晦邪國家監古圖治建學遍宇內以孔子爲宗以尊經名閣以明倫名堂噫會而通之其意可識矣且關中西周首善地也以故洪永宣成間人多長厚士秉奇節有周士之風今視前輩何如也讓道微卽實行慤矣安望其尊經也夫古今異趨華實殊尙豈人果不相及顧不待教而興者豪傑爲然雖古亦難之天下多中才士習所趨謂不由止激之其將能哉是故三代明倫之教旣已聚賢斂才矣至其用之亦惟以德進行舉言揚焉然且有庸違之戒則齋志待用之士孰肯不務本實圖振於凡

民中邪嗟乎三代之制尙矣余觀漢之取士兼用賢良文學猶有敦行之風以故經學素明人有定見登庸之際時與諸大夫廷論可否剗芟中窾固非徒務虛恢者埒也君子曰經術漸裂於訓詁蓋已惜其不古云今之用人乃獨取其文詞不豫詰其德行卽僻於藻繪以譁眾取寵何足疑者間有高明之士號稱振俗矣顧或談玄索隱橫睨宇宙以獵高明而好奇者又方以爲賢嘗嘆唐人專尙文詞宋人襲談心性乃今則兼席之茲其實效且不逮漢遠矣安望其能古若也夫上之作人將求真才以資用也乃不反經復古以激之卽中才士能不舍此就彼邪是握機以